

《外台秘要方》援引张仲景文献方源注文考

李志鸣^{1,2}, 杨学琴¹, 邱旭东³, 张艺^{1,2}, 陶晓华^{1,2}

(¹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²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院, 北京 100029;

³云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昆明 650500)

摘要: 宋版《外台秘要方》中论述某方剂源自张仲景的注文共55条, 采用了5种称谓, 可细分为三类: 直接说明源自张仲景、提及方名、引述相关记载。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些方源的论述是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时增补的注文, 文章从北宋校勘的背景、体例和《外台秘要方》中论述方源的具体内容两个角度分析, 认为该注文为王焘所注。王焘据当时的医学文献对源自张仲景的经典方剂, 进行了深入阐释, 说明张仲景医方在宋代之前已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仲景方为“群方之祖”得到了更为具象化的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外台秘要方》中某方剂源自张仲景的注文, 以期可以触类旁通, 对当前《外台秘要方》及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医书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外台秘要方》; 王焘; 张仲景; 方源; 北宋校正医书局

Investigative analysis of citations from ZHANG Zhongjing's formula source annotations in the *Waitai Miyao Fang*

LI Zhiming^{1,2}, YANG Xueqin¹, QIU Xudong³, ZHANG Yi^{1,2}, TAO Xiaohua^{1,2}

(¹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²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³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ong edition of the *Waitai Miyao Fang*, there are 55 prescriptions that originate from ZHANG Zhongjing's annotations, using five types of titles, which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directly stating that they originate from ZHANG Zhongjing, mentioning specific prescriptions, and quoting relevant records. The current research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these discussions of the sources of prescriptions were added during the collation of the Medical Book Bureau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styl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prescription in *Waitai Miyao Fang*.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ource of the prescription was annotated by WANG Tao. WANG Tao, based on the medical literature of the time, made a deep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prescriptions derived from ZHANG Zhongjing, showing that ZHANG Zhongjing's medical prescriptions had already gained a considerable position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and that ZHANG Zhongjing's prescriptions were a mor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ancestors of all prescript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ource of a prescription in the *Waitai Miyao Fang* from ZHANG Zhongjing's annot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Waitai Miyao Fang* and the medical books corrected by the Medical Book Bureau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Waitai Miyao Fang*; WANG Tao; ZHANG Zhongjing; Sources of prescriptions; Medical Book Bureau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外台秘要方》(以下简称《外台》)为唐代王焘所编纂,该书素以取材宏富著称,其直接援引唐以前医书共计56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外台》中有部分方剂,附有明确指出源自仲景

的注文,多冠以“此本”“本”“此”之言,这些注释不仅彰显了仲景方作为“群方之祖”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追溯和研究张仲景医学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该注文是王焘本人所注还是北宋

基金资助: 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4年度重大项目(No.ZDA145-21), 北京中医药大学“揭榜挂帅”项目(No.2022-JYB-JBZR-010), 2024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自主科研课题(No.ZJKT2024008)

通信作者: 陶晓华,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北京中医药大学, 邮编: 100029, 电话: 010-64286893, E-mail: xhtao1963@126.com

校正医书局在校勘整理时所添加,仍存在疑问。本文尝试从该类注文的形式和内容着手,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探析此类注文的来源。

《外台》援引张仲景文献简述

1. 《外台》版本的选择 《外台》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即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南宋刻本和明末程衍道经余居刻本。程衍道在自序中言道:“向购写本,讹缺颇多,因复殚力校讎”^[1]。程衍道所用底本为传抄本,讹误较多,而静嘉堂文库所藏宋本,刊刻较早,较为完整,本文的研究以宋版《外台》为底本,参考高文铸先生《外台秘要方校注》。

2. 《外台》援引张仲景文献体例 《外台》在引用体例上,几乎条条都标明了所引书名、卷第,引录一方而同见于数书时,则在方后注记,还注明有同见书籍的异文,可见王焘治学之严谨。

《外台》对张仲景文献的引用,可分为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形式^[2]。直接引用为王焘直接摘录仲景文献,间接引用是引自其他书籍,并注明与仲景文献关系。因宋版《外台》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书中有王焘原文和校正医书局添加的注文,直接引用为王焘原文,间接引用则两者兼有。根据《外台》引用仲景文献的称谓和卷次信息,可知王焘所引用的张仲景著作,题为《仲景伤寒论》,有18卷之多,包括今本《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分内容^[3]。

3. 《外台》论述方剂源自张仲景的形式 《外台》在间接引用方剂时,会涉及到某一方剂源自张仲景的论述,多为双行小字注,冠以“此本”“本”“此”等文字。据统计,此类注文有55条,可细分为以下三类:①直接说明该方源自张仲景,如“此本仲景伤寒论方”,共计43条;②明确提及方名,如“此仲景伤寒论小青龙汤也”,共计3条;③不仅言明方剂源自张仲景,还有其他论述,如“此仲景半夏泻心汤方,本无桂心有大枣十二枚”,共计9条。

方源注文来源分析

1. 为北宋校勘时所加 对于“此本仲景伤寒论方”等双行小字注的来源问题,高文铸先生指出:“《外台》所录,每方均标出处,遇所录某方早见而所标后出者,孙氏指出方源”^{[4][89]}。其认为论述方源的小字注,乃孙兆在校勘整理时添加。

孟永亮^[5-6]提出以“此本仲景《伤寒论》方”起语的文字,为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外台》中仲景方进行的注释。刘采菲^[7]则认为“此本仲景方”等内容,为林亿校勘时所加。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外台》中方剂来源的论述为北宋校正医书局所增补的注文,但在具体归属上存在分歧,高文铸先生认为《外台》主要经孙兆之手整理,此注文由孙兆所添加,孟永亮、刘采菲则主张,该论述为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所注。

2. 方源应为王焘所注 本文系统梳理了《外台》中55条明确指出方剂源自张仲景的论述,经过细致考察,认为这些论述更可能是由王焘本人所注,而非北宋校正时添加的内容。

2.1 北宋校勘《外台》的背景和体例

2.1.1 北宋校勘《外台》的时间与目的:北宋校正医书局是在枢密使韩琦的建议下,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成立^[8]。在其存续期间,共编纂校订了11部医籍,唯独《外台》的整理工作是在校正医书局成立之前,由孙兆完成,历时十四载。

《外台》后附的“内降札子”^{[4][838]},说明了孙兆校书受当时政治和军事局势的影响。南方多州军民深受疾疫之苦,医工技艺粗疏,医书伪舛谬误,善本难寻。因此,孙兆校勘整理《外台》旨在提供一部可供地方医工研习的范本。《外台》中关于方剂来源的论述,更多是追溯方源的文献学考量,并非孙兆校勘工作的核心。

此外,孙兆在校勘《外台》之前,该书讹谬舛错,他所采用的校勘方法,在《校正外台秘要方序》中也有记载,即:“以其书方证之重者,删去以从其简,经书之异者,注解以著其详,鲁鱼豕亥,焕然明白”^[41]。可概括为“删重、注异、校讹”,方源的注释不在其列。况且,序中还言道:“古之如张仲景、《集验》、《小品方》,最为名家,今多亡逸,虽载诸方中,亦不能别白”^[41]。这表明孙兆在校勘时所能参考的资料有限,也没有注释方源的客观条件,他认为仲景方散见于各医书之中,尚无全本,并不能判断哪些方剂源自张仲景。

2.1.2 北宋校正医书体例:北宋校正医书局共整理了《外台》《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方》)《伤寒论》等11部医籍。《千金方》中亦有3处直接论述方源的小字注文,即:《卷七·汤液第二》中“此方非汤,不当见此,然以前三方俱出苏长史,更不分出”“苏长史方,神验”“苏长史方”^{[9][26]}。第一处注解了3首方剂的排列顺序,疑为宋臣所作,另外两处注文格式与书中其他注释不同,特别是“苏长史方,神验”,更似孙思邈实际应用后的评价,可能为孙思邈原注。

北宋校正医书局在着手整理校勘之前,应确立一致的校勘原则与格式。然而在所校勘的其余10部书中,并未出现类似《外台》中“此本某某方”体例的小字注文,此类注文应为王焘原文。

2.2 《外台》中论述方源的具体内容

2.2.1 《外台》中其他方源的论述:《外台》中除了溯源仲景方外,也注释了源自其他方书中的方剂,如《卷第十·上气方九首》载:“又上气二物散。本司马大将军方”^{[4][184]},《卷第三十一·古今诸家膏方四首》言:“近效,莲子草膏,疗一切风,耳聋眼暗,生发变白,坚齿延年,本是婆罗门方”^{[4][608]}。

由此可见,王焘在编纂《外台》时,对所援引的医方,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罗列,而是根据当时的医学文献,对有明确出处的医方进行方源注释。

2.2.2 《外台》中有方剂来源于张仲景的大字注文:《外台》中标明方剂来源于张仲景的注文,不仅有双行小字,也有正文大字,正文大字应为王焘原著。如《卷第二·伤寒阴阳易方八首》引自《千金方》的烧裯散:“妇人得病易丈夫,丈夫得病亦易妇人,疗之烧裯散方……酒水服。此本仲景方,肘后同”^{[4]35-36}。该段文字中“此本仲景方”在“肘后同”之前,均为正文大字,这说明王焘对源自张仲景的方剂,做有一番注解。

2.2.3 校注中出现的书目:《外台》中论述某方来自张仲景的注文,采用了5种不同的称谓,即“仲景方”“张仲景伤寒论方”“仲景伤寒论方”“仲景某某方”“仲景伤寒论某某方”。注文中出现的“仲景伤寒论”这一表述,究竟是指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还是特指王焘所引用的十八卷本《仲景伤寒论》,仍需进行深入的探讨与辨析。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台》注明源自张仲景的方剂,不仅见于今本《伤寒论》,还散见于《金匱要略》。在排除了那些明确见于《伤寒论》方剂的影响后,仅见于《金匱要略》中的方剂有21首(其中枳术汤、越婢汤、防己黄芪汤各重复出现1次),注文共计有24条,其中有20条均明确标注为“此本仲景伤寒论方”,有3条标注为“此本仲景方”,仅有1条简单地标注为“此仲景方”。

《外台》援引的十八卷本《仲景伤寒论》,在宋代难以寻其踪迹。北宋校正医书局在完成《伤寒论》和《金匱玉函经》的校正后,着手整理张仲景论述杂病的《金匱要略》。在《金匱要略方论序》中,林亿言道:“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10]。张仲景著作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但在北宋对张仲景医书进行校勘时,除了王洙在蠹简中发现的《金匱玉函要略方》外,并未见张仲景论述杂病的完整著作。

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千金方》《脉经》等书进行校正时,其添加的注文中也蕴含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如《千金方》中乌头汤:“乌头(十五枚,《要略》用五枚)”^{[9]144},《脉经》中:“趺阳脉浮而数,浮则为气,数则消谷而紧(《要略》:紧作大坚)。气盛则溲数,溲数则紧(《要略》:作坚)”^[11]。

北宋校正的《千金方》等医籍,在引用张仲景杂病论的条文进行异文注释时,明确指出了其源自《金匱要略》,这说明在宋臣所能见到张仲景论述杂病的著作,仅有《金匱要略》一个版本,而王焘所援引的《仲景伤寒论》一书,宋臣在校注时并未睹见。因此,注文中出现的“仲景伤寒论”,当特指王焘所引用的《仲景伤寒论》一书。

方源的论述是张仲景医方影响力的体现

余新忠教授^[12]从知识建构史的角度,阐述了张仲景自宋代逐渐获得尊崇乃至圣化的过程,其认为在宋代以前,张仲景少有声名,原因有二:一是张仲景在正史中无传,事迹散见于医学典籍;二是张仲景著作虽经王叔和整理,但仍处于散乱状态,流传范围与影响力有限。

然而,研究《外台》中方源性注文可以发现,宋代之前张仲景医方的地位已经远超其他方书。同时,通过《外台》中保存的六朝医学文献,也能看出很多方剂或是对张仲景医方的拓展应用,或是在仲景方基础上加减化裁。这表明,在宋代之前,张仲景著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

皇甫谧与张仲景生活年代接踵,他对张仲景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13],这反映了仲景方在当时已被视为经典。刘宋元徽元年成书的《小品方》中^[14],亦有对张仲景的论述:“汉末有张仲景,意思精密,善详旧效,通于往古,自此以来,未闻胜者”^[15]。陈延之遍览医籍,认为张仲景医方疗效显著、贯通古今。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阐述道:“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16]。陶弘景的高度评价,说明了南北朝时期,张仲景医方备受尊崇。至唐代,孙思邈在编撰《千金方》时,广求方书,唯独对张仲景著作情有独钟,因求之不得而感慨:“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而不传”^{[9]165}。30年后,孙思邈在编撰《千金翼方》时,终于搜集到了张仲景的著作,并将其全部收录于《千金翼方》之中^[17]。

因此,自张仲景编纂《伤寒杂病论》以来,其方剂便因组方精良、配伍严谨而备受推崇,陶弘景更是直言不讳地将其誉为“众方之祖宗”^[18]。王焘在《外台》中对源自张仲景的医方进行详尽注释,更是对张仲景论广汤液而为众方之祖的深刻阐释^[19]。张仲景著作作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在《外台》中得到了更为具象化的体现,也进一步彰显了张仲景著作在医学史上的深远影响与卓越贡献。

宋校医书的研究仍需细化

《外台》一书在王焘编纂完成后,历经写本时代的多次传抄,在宋代也有5次文献可考的校勘整理。况且宋版《外台》中,存在多处正文大字被误刊为双行小字的错误,这些双行小字中还掺杂有王焘本人的注文,如对仲景方的注释等。然而,当前关于《外台》以及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医书的研究,往往缺乏深度,若不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进行深入考察,并细致分析文本内容,就草率地将所有双行小字的注解归因于北宋校正医书局,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显然缺乏说服力。

小结

宋版《外台》中某方剂源自张仲景的注文共55条,采用了

5种称谓,可分为三类。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这些注文为北宋校正医书局所增补,本文从北宋校勘的背景、体例和《外台》中论述方源的具体内容两方面分析,认为该注文实则出自王焘之手。

首先,从北宋校勘的背景、体例来看,孙兆校勘《外台》受政治和军事影响,旨在为地方医工提供范本,方源注释并非其工作核心,且孙兆在整理《外台》时,未能见到完整的张仲景著作。其余10部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的医书中,并未见到“此本某某方”体例的小字注文。

其次,从《外台》论述方源的具体内容来看,《外台》中方剂源自其他方书的注释均为正文大字,而某方源自张仲景的注文,也并非全为双行小字,部分为大字。分析55条方源注文可以发现,部分见于《金匱要略》的注文,亦标注为出自“仲景伤寒论”,而宋臣在校书时,所能见到张仲景论述杂病的著作仅有《金匱要略》,王焘所援引《仲景伤寒论》一书,宋臣并未得见。

因此,《外台》中言及某方源自张仲景的注文,为王焘所撰。王焘在编撰《外台》时,根据当时的医学文献对古方源流进行考察,尤其是对源自张仲景的经典方剂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这足以说明张仲景医方在宋代之前已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仲景方为“群方之祖”,在《外台》中得到了更为具象化的体现。本文通过分析《外台》中某方剂源自张仲景的注文,以期可以触类旁通,对当前《外台》及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医书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 考 文 献

- [1] 唐·王焘.外台秘要方.王淑民,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2
- [2] 张秀琴.《外台秘要方》中有关仲景条文的整理研究.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2002
- [3] 李婕妤,赵鲲鹏,王奎淞,等.从“外台本伤寒”看《伤寒论》若干医药学术问题.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12):7269-7271
- [4] 唐·王焘.外台秘要方校注.高文铸,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 [5] 孟永亮.北宋校正医书局研究.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
- [6] 孟永亮,梁永宣,师建平.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外台秘要方》校勘考释.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6):2515-2517
- [7] 刘采菲.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版《外台秘要方》中的仲景文献整理研究.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
- [8] 刘亚楠,姚鹏宇,张晓晴,等.儒医的历史沿革、研究进展与思考感悟.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3):1135-1139
- [9]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 [10] 汉·张仲景.金匱要略.何任,何若苹,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13
- [11] 晋·王叔和.脉经.贾君,郭君双,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151
- [12] 余新忠.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年):“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7):3-13
- [13] 钱超尘.伤寒论文献新考.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1
- [14] 钱超尘.陈延之及其《小品方》时代考.中医药文化,2013,8(6):25-27
- [15] 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高文铸,辑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2-3
- [16] 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16
- [17] 李文飞,郑丰杰,孟庆鸿,等.唐本《伤寒论》新考.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8):4301-4304
- [18] 杨岷,田永衍.《外台秘要方》所见仲景方证考.中医药信息,2021,38(11):37-40
- [19] 王瑞芳,吴承艳,施庆武,等.《外台秘要》所引《必效方》中的无名方剂研究.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0):5036-5039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18日)